

淑妃文绣的一生

柳溪



百花文艺出版社

淑妃文恪的一生

傅 保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3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7/8插页2 字数265,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0369-8/I·312 定价: 5.10 元

内 容 提 要

《散记文姬的一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柳溪继《萧子李三传奇》、《超级女侠金壁牌》之后又一部新的力作。她采用翔实的历史资料、文学手法描写了这位皇妃从生到死的悲惨一生。书中有文姬童年的生活写照、少女时选妃的波折和选妃的斗争、进宫后与母仪的短暂爱情、受冷落、痛苦、受虐待的悲愤、神秘的出逃、冲破封建牢笼的离宫、离宫后当小学教师的不幸遭遇、敌特密探的迫害、沦为贫民后的悲苦生活、寻找爱情和再嫁后的短暂幸福、解放后成为反革命家属的苦境、最后的凄凉晚年、疾病交加的死亡等等，都刻划的淋漓尽致，使人如临其境。特别是对封建残忍一面的描述，对婉容霸道的揭露，含有所蕴。全书文章细腻、情景交融，情节缠绵悱恻，引人入胜又催人泪下，堪称近年来少有的传记文学佳作。

自序

我搜集文绣的资料，始于四年前。那时得到的材料是零碎的，没有系统。大体上没有超出王庆祥同志的《淑妃文绣》。后来我看了傅仙同志的回忆（她是文绣的本族侄女），觉得对文绣的生平已有了一个概要的轮廓。再后来我到北京和许多地方采访，得到不少新的发现。总之，这时文绣在我的头脑中渐渐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她的倔强勇敢的性格使我敬佩，她的悲惨凄凉的命运使我同情，我开始孕育着要写她坎坷一生的计划。

不久，末代皇帝和末代皇后之类的题材变得时髦走俏，这类货色的电视电影充斥荧屏和银幕，这使我有点腻味，也有点倒胃口。如果我也在这时候写这位皇妃，我怕人家会说我赶热门儿，凑热闹。可是当我看完这些电影和电视时，我才发现不但应该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厌恶情绪上，而且更刺激着我要针对着这些对她的忽略和不公正，有义务把文绣的不幸遭遇统统写出来，好让人们看看到底是谁使这位贫苦善良渴望民主自由、希望获得爱情、家庭的满族姑娘遭到这样悲惨下场的。在对皇帝、皇后一片赞歌声中，也就是由于为

一个弱者打抱不平的思想，才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甘愿冒着可能有人讥讽我赶时髦而写了这部皇妃的传记长篇小说。

我写她从生到死。我在书中描写了这些情景：孤孤坠地就受到重男轻女的父亲冷淡、她童年时就忍受着贫穷饥饿、少女时代对选妃的斗争和就范、九年宫中的被欺压和虐待生活、冲破皇权藩篱的离婚、沦陷期间的困苦挣扎、光复后的再婚情况、解放后的坎坷、凄凉的晚年、最后的惨死。我是哭着停下这支笔来的。

搜集材料和酝酿结构虽然用了四年时间，但埋头伏案写作却只用了三个月。这是因为自始至终受着鸣不平的鼓舞，我有一种要发泄的义愤；其次是因为我的生身母亲就是出自满族贵胄的镶黄旗，所以文绣的生活习俗、所受的各种束缚痛苦，我这个跟她一样是满汉混血的女人，自幼就是熟悉的，因而写起来就觉得书中的人物、生活，毫不陌生。那些王公大臣跟我的外祖父以及他的亲朋好友，没什么区别。所以写得得心应手，这也就是“要写你熟悉的生活”的一个写作要素吧？

我在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当有人姑息这位投靠日本帝国的伪满皇帝溥仪、百般同情那位骄横的皇后婉容时，让我们再来看看被他们共同蹂躏折磨的这位皇妃的不幸一生吧！

“我愿意和亲爱的读者，共同为她的不幸，洒上几滴眼泪，让那眼泪幻化成白色的莲花，献在她那再也无法寻觅的墓前……”。

如果说顾客是商店的“上帝”，那么我以为读者就是作

家的“上帝”。我希望我的“上帝”，当你展卷阅读这本书时，你也能象我一样为她的不幸而洒泪，为她的悲惨而鸣不平，并接受我在书中通过巨细事实的描摹所抒发的感情和观点。这就是我为什么从酷暑就挥汗为我的“上帝”而写作的原因。

本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她就要和读者见面之际，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我向“上帝”祈祷！祝“上帝”平安幸福，无处不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

清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这是冬季难得的一个晴天。风和日丽，比北京多风沙的春季还显得暖和，明媚。

座落在交道口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这所古老宅第的后花园里，背风向阳的假山旁，正坐着大清皇朝内务府的主事端恭，他守着一张刻有棋盘的石桌，和他最小的胞弟老六边聊天边对弈。端恭心事重重，紧皱两道黑眉，拿着象牙棋子，总是举棋不定。惹得老六一个劲儿催他。说实话，他现在哪有心思下棋？聊天？他坐在后花园，只是为了躲避那从第三进院落正房传来的令人不忍听闻的凄厉惨叫罢了。可是他对那痛楚的呻吟又不能不关心，他就单等那撕裂心肝的喊声一停，婢女一报了。

这端恭，出身名门，他属于满族八旗中的鄂尔德特氏家族，又是八旗中上三旗的镶黄旗。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是由皇帝亲自统率的内府三旗。追本溯源，端恭的始祖和老宅，在女真还没进山海关之前，一直居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沿岸的依兰县地界，也就是满清时称做三姓的那个地方。后来

随着游牧生活，迁居到长白山一带，被努尔哈赤编入镶黄旗，随多尔衮进关，世代代在大清朝廷做官为宦。端恭可算是一个出自名门贵胄的人了。

他自呱呱坠地就吃着朝廷的俸禄，富里生，富里长，他现在不仅在北京城里有大片的房产，还在永定门外的罗奇营、大兴县，有着不少田地。在顺义县的平各庄、河南村，有入关以来历代先人的祖坟。端恭无忧无虑，虽然他的父亲锡珍居官至吏部尚书，而他在朝廷只谋得一个内务府“主事”的小差事，官职卑微，但还是出入轿马，盛气凌人，又图不担风险，落个清静，力求安逸纳福，自得其乐，也还不错。他这年已四十出头，“无后为大”、还没有子嗣，却是他最大的苦恼之事了。

端恭的原配夫人，也是出自名门，是清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裔。他们夫妻同属于蒙古族。端恭夫人生得五大三粗，性情急躁，和端恭感情不睦，生前只留下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女儿，外号“黑大姐”。原配夫人死后不久，端恭又续弦一位新夫人。这夫人姓蒋，是出身于汉族的大家闺秀。自从嫁给端恭，一切都按满族习惯、四季风俗来装束打扮自己，性情温和，窈窕淑婉，和原配夫人迥然不同。对丈夫温柔备至，一味顺从，是府邸中被人夸奖的“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型的妇女，端恭跟她情深意笃，和睦恩爱。自从她娶进门来，端恭就对她抱着一个接续香烟的希望，期待她多生几个儿子，好来重振家声，光宗耀祖。蒋氏还真不负端恭春来秋去的日夜温存，居然于婚后半年怀上身孕，他的盼子期望也与日俱增，越益炽烈。

蒋氏怀胎十月，那大喜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从昨天“觉病”，夜里腹疼便连上了阵儿，今早更疼得嗷嗷叫，端恭暗自喜悦，他所盼望的瓜熟蒂落分娩的时刻终于到来。他占星卜课、算命打卦，都说他不久就要“贵府添丁”，“连生贵子”。他还请过顶香的巫婆焚香上供，给他一包香灰，说是祖传的“转胎”药。又让端恭留神蒋氏走路迈门坎先用哪条腿，根据“男左女右”，蒋氏迈得确实是左腿，所以蒋氏阵疼发作，他心中既充满喜悦又充满信心，认为子嗣已然扣门，定而无疑。现在他隔着花墙听着从内宅传来一声声鬼哭狼嚎般的呻吟，坐在太师椅上，脚下蹬着黄铜的“憋里气”小脚炉，怀里揣着一个白铜的小手炉和一只蝈蝈葫芦，一边望望棋盘，一边用眼瞅摸一下月亮角门，单等夫人房里的丫环一报。

二

端恭住的三进院一溜五间大北屋，现在完全失去了平时的肃穆宁静和有条不紊的秩序。中堂屋的紫檀木大条案前的螺钿镶嵌的红木八仙桌上，烧起粗大的红烛，焚点着薰香，供上了观世音菩萨。东头的两间穿堂屋，做了临时产房。用猩红的俄国毡子已把窗户蒙得严严实实，还挂着绣花的棉门帘，漆黑的屋里，靠着那盏悬挂在屋子顶棚钩上的头号煤油泡子灯照亮。几个婆子和丫环在灯影憧憧中忙活着。带有暖阁的大炕上，羊毛毡条已经揭去，光铺板上，铺垫着成刀的豆纸，蒋氏就半躺半坐在上面，由几个婆子钹着她大半个身子。姥娘婆绾着袖子，在蒋氏的下身擦拭着，时不时地把手伸进阴户，用两个手指摸一摸是否开了骨缝，还扒头看一看是不是露出了儿头上那黑乎乎的囟门。

蒋氏是老闺女，在那十五岁即婚配的早婚年代，她在闺中养到二八九岁，只好做了填房。年龄大，骨缝难开，那年头还没时兴新式医院，当然更没有什么剖腹产，蒋氏疼得死去活来，才只好听凭那头上用银簪挽着大纂、留着长指甲、腕上戴银镯的收生婆随意摆布了。

蒋氏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地折腾了好几个钟头，她已变得有气无力，汗水把她那散乱的“两把头”已打湿了，脸上、身上都象水洗一般。在她觉得完全绝望的时刻，忽然随着浆包破裂、羊水流出而传递过一声婴儿坠地的哇哇啼哭，蒋氏急忙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着：

“生的是个什么呀？快告诉我！”

姥养婆拎着孩子的腿说：“夫人，是位千金！”

“啊！？”她惊讶地喊了一声，便昏倒在被褥上了。

屋里一阵忙乱，收生婆指挥着几个婆子，用酒搓蒋氏的头、身，又点着了糟纸薰。过了几分钟，产妇到底缓醒过来了。她嚤嚤地哭起来，把一个丫环叫到跟前，用抽噎的哭腔说着：

“春红，去赶快禀报老爷吧！”

春红穿过第四、第五进院落，又穿过宽宽的夹道，径直跑进后花园，来到假山的石头棋桌前。一直瞅眯着月亮角门的端恭，一看见向这边奔跑的丫环，早已停住手里的棋子，急忙伸长脖子问道：

“是男是女？”

春红行一个蹲安礼，说：“给老爷道喜！夫人生了一位格格①。”

端恭把棋子摔在石桌上，脸拉得比马脸还长，甩一甩手对春红说：“去吧，我知道了。”

等丫环一走，端恭的脸立刻布满愠怒的愁云，他仰天长

① 满语小姐的意思。

叹一声，说道：

“六弟呀，你看又是一个丫头，真是家门不幸啊！”

端恭在后花园郁闷地坐了很久，直到太阳有点偏西，天气已不象正午那么暖和，他才走出后花园，也没有问候蒋氏，便独自到西厢房歇息去了。

这个在难产中落生、而后又受父亲冷落的女孩，乳名大秀，后来嫌这名儿太俗，又不好叫，由端恭的五弟华堪特意改为文绣。她就是日后末代皇帝溥仪所选中的那个淑妃。

三

文绣降生的那个年代，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婴儿多因抽“三六疯”或是“六九疯”夭折，所以婴儿落生熬过三天、六天或九天没因抽疯而死，有钱的人家多给孩子办“十二响”，以庆祝孩子度过“鬼门关”能够长命百岁。象端恭这样的官宦人家，自然也免不了这俗礼儿。何况那时端恭之父、官居吏部尚书的锡珍还在世，是个三代同堂的望门，更是讲究这些。许多亲朋好友都撺掇着要给文绣“办满月”，以庆祝端恭的“弄瓦”^①之喜，但是端恭愁眉苦脸地打不起精神来，更没有心气儿搞那些名堂，他阴沉着大长脸说：

“瞎，一个丫头家的，爱办不办吧！依我看，不办了，可折腾个什么劲儿？！”

蒋氏什么都百依百顺，有时还逆来顺受。她自从生下这个女儿，好象犯了“七出”大罪，在她丈夫眼里，地位降了许多，连她自己站在人前也感到“自惭形秽”，觉着矮了一截儿。她只好两手托着婴儿，独自暗泣垂泪。

^① “弄瓦”即指生女儿，弄璋，是指生男孩。

幸好端恭五弟华堪从旁劝慰，竭力主张，才说得端恭耳软心活。这华堪五爷，在一奶六胞中，是最聪明睿智的一个，也是在封建官场中混得最得意的一个。象他父亲锡珍一样，也在清末居官至吏部尚书。可以说是这个大宅门里支撑门户的人。为了给大秀做满月，华堪亲自过到他大哥端恭的院里来。兄弟俩作揖礼拜后，便携手来到西厢书房。早有家奴端上盖碗花露茶、正明斋的饽饽果盒^①。叙谈一会儿国事、传闻，就把话锋一转，转到大秀做满月的问题上来。

华堪说：“大嫂很会持家，为人善良贤惠，对大哥的饮食起居，伺候得很是周到，真可谓无微不至。再说，妯娌之间都相处的不错。自从进咱家门以后，上上下下，从来跟谁都没红过脸。何况大秀又是大嫂的头生，虽是个女子，也应该好好地办一下满月。别的妯娌都办过，不能让大嫂心里头委屈。”

端恭听罢，垂头沉思良久，最后无奈，长叹一声，“也罢，随着你的意思办吧！”

华堪得到这一声无可奈何的答复，立刻就吩咐管家到北新桥石雀胡同那家著名的“增寿堂”，准备了十桌鱼翅席。

文绣满月的那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虽然是十冬腊月，但无风无雪，天光明亮。华堪五爷自然担当了满月的筹备人，连烫金大红的请帖、都是华堪亲自派小厮送到亲朋门上。仗着华堪在官场上的声望，又是旗人里的“黄带子”，亲朋故旧纷纷前来争着贺喜。当时真是宾客盈门，冠盖如

^① 旗人称点心为饽饽。

云。原来只计划招待近亲，其他人一概不通知。可是到了那一天，也不知是不是接请帖的人事先走漏了风声，还是那些存心想走动大门头的人和想搞一顿犒劳解馋的人自己的钻营，总之是来客络绎不绝，原来定规八人一桌的席面早已不够了，只得赶紧又派管家到“增寿堂”又补叫了十桌酒席，才算支应了这个庆祝盛会。文绣穿着小红棉袄，裹在织锦缎的襁褓之中，由那个身体强壮、奶水充足的满族嬷嬷^①抱着，让来宾宾客轮流观览她那抿着小嘴眉清目秀逗人喜爱的小模样。华堪五爷提议为文绣办满月，不仅使这个皇室宗亲的端恭家久已冷落的门庭，又着实热闹了一番，而且也给蒋氏争得了体面光采，提高了这位汉族妇女在这个满族的官僚封建家庭中的长门长孙媳的地位。

文绣的乳母，那时刚三十多岁，精力旺盛，照料大秀细心周到，长得又白又胖，逢人就笑，一周岁见生人不哭，还做些抓挠儿、挤眼儿、摇头儿的动作，收拾的干净利索，所以十分招人喜爱。到她三岁的时候，蒋氏第二次怀孕。端恭这次仍如前次那样，断定蒋氏所怀之胎，必是男孩，结果生下来却又是一个女孩。端恭十分痛苦，认为命里注定无儿，日日双眉愁锁、闷闷不乐、抑郁寡欢，又加上他在官场屈居下僚，自认空有一肚子治国经邦济世之才，也无以施展，且月进极微，总认为仰人鼻息、怀才不遇，所以在二秀（还是叔叔给她起名文珊）生下后没几年，未及花甲的端恭便抑郁而死，一命呜呼辞世，留下蒋氏带着前房闺女“黑大姐”和文绣、文珊苦熬岁月。

① 满族称乳母为嬷嬷。

四

端恭死前，大消灭亡，民国成立。他死后，随着政局旋转，皇室宗亲便家道中落。锡珍早已谢世，家庭全靠华堪五爷支撑残局，勉强维持这弟兄六支几十口人过活。

其实端恭在世时，他已看出这个徒有虚名的宗室家庭已内中空虚摇摇欲坠。除大房、五房而外，其余四房兄弟，多是膏粱子弟，不知祖先创业之难，声色犬马，骄奢淫逸，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虽然大厦已倾，经济来源日渐枯竭，可是各房仍旧过着使奴唤婢的奢侈生活。原来在大方家胡同置买下的五百多间房屋，已出租了大半，靠“吃瓦片”的房租收入也难以维持六支三世的众多人口。外县的土地地租收成，折成现款由二东家、苍头年年送进府上，但来后即得还帐，成了寅吃卯粮，总也入不敷出。走马架鹰、提笼架鸟的四房弟兄，常常背着端恭和华堪，伙偷大家庭中的古玩字画、名贵瓷器和善本珍本书籍去变卖。到了大秀七八岁的时候，便只有用房产抵押借高利贷的份儿了。

自从文绣有记忆起，她就不曾有过欢乐。先是老阿玛^①

^① 旗人称父亲为阿玛。

那张铁青死板的长脸，就足以使她骇而却走，躲进奶妈嬷嬷小屋的角落里不敢出来；继而是众多叔叔、婶娘们为争执钱财而发出的令人恐惧的鸡吵鹅斗；再就是额娘蒋氏的长吁短叹、暗自抽泣；还有那五叔华堪的奇形怪状，这使她幼小的心灵总感到一种莫名的怵怵怛怛和不可言状的忧郁。

原来那五叔华堪，虽然官至吏部尚书，是六个弟兄里在官场中最得意的一个，不象端恭一辈子窝窝囊囊，总给骑马坐轿的官爷跑腿儿，可也正因为是吏部尚书怕身后跟着屈死冤鬼吧，到了晚年他却远离官场闭门谢客，念经礼佛，脱了带锦绣补子的朝服，终日穿着灰布袈裟，俨然象是泰山上三官庙里的一位修行道士。文绣一看见他敲磬焚香，跪在蒲团上磕头捣蒜，便躲在佛堂门外的犄角旮旯里，看得小脸儿上满布着孩提的好奇和惊异之色。

文绣自幼聪颖，把事看在眼里，却沉默寡言。她知道，五叔华堪虽然整天焚香礼佛，但他却是在真心实意地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希望能用他的苦心经营，以保持住这个封建的簪缨世家，免于衰落、崩溃。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日夜筹措，也只落得个拆东墙补西壁，东挪西借，勉强支撑局面。

就在这座大厦于风雨飘摇中频频欲倾的那些艰难日子里，文绣看见四房叔叔谁也不知忧愁，照旧寻欢作乐。她看见“房纤子”和“跑合人”，总在宅门里出出进进，有如蜂房般闹闹哄哄。她还看见那个身穿长袍马褂、脑满肠肥的大管家，口飞白沫地在客厅里跟这些来往客商高谈阔论，拍桌击掌地争执价钱。其实大秀那小小年纪，怎么能够明白，管家正在这里谈判着抵押房产，或向放高利贷的中间人以二